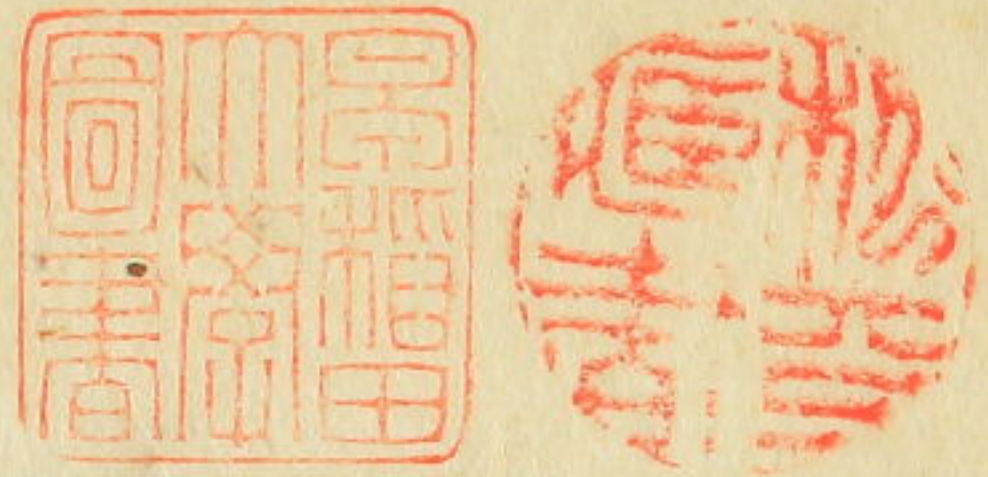


口 12  
1557  
2 止





1557  
2



中庸解

高之基限於子之末末日本物茂卿著

中庸者。德行之名也。周官大司樂以樂六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是也。以中庸連言者。迺自論語始。然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則亦必古之法言。而非孔子所紉矣。蓋詩書禮樂。學以成德。古之教為爾。然必依於中庸以道之。而後其德可得而成已。中庸者。謂德之不甚高而易行者。迺孝弟忠信之類也。故論語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記曰。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然雖有中庸之德。苟不學以道之。則不免爲鄉人。故論語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謂孝弟忠信以爲質。又加之以文學也。七十子旣歿。鄒魯之學。稍有所失。其真者。而老氏之徒。萌蘖於其間。廼語天語性。以先王之道爲僞。學者惑焉。是子思所以作中庸也。其書專言學以成德。而以中庸爲行遠登高之基。則孔子之家法也。祇本天本性。言中庸之德。不遠人情。以明其非僞。言成德者之能誠。以明

禮樂亦非僞。又贊孔子之德極其至。皆所以抗老氏也。味其言。雖有所爭乎。然亦不失雍容揖讓君子之態。是其所以爲聖人之孫歟。其所以異乎孔子者。廼離禮樂而言其義。必盡其所欲言而後已。自此其後。儒者務以己意語聖人之道。議論日盛。而古道幾乎隱。孟荀百家之說。所以興。道之汚隆繫焉。且夫先王之道。所以安天下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孔門之學。以脩德爲務。子思之言。不其然乎。雖然。有所爭。斯有所辨。廼言孔子之所未言。以發之。故語性之弊。內外之辨。於是乎出。儒者遂



忘夫先王之道爲安天下而設焉。豈子思之心哉。學者察諸。孔叢子曰。子思作中庸四十九篇。今所傳唯是已。豈其時篇章之名未定邪。其書文義頗有不相接者。要之亦有所放失也。戴記諸篇所言。皆不過一端。而唯此書體統甚大。莫不包括。故自梁武帝旣已尊崇之。作義疏數卷。至於宋程朱二家立道統之說。而專以爲傳道之書。於是乎又有中庸之道也。可謂妄已。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道之不可以空言明者尚矣。故先王造詩書禮樂以教之。孔子嘗

誦詩而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言道之難知也。雖顏子之聰明。亦必循博文約禮之教。而後見夫如天有所立卓爾。若使道可以空言明之。先王孔子旣先爲之。豈待子思哉。亦不思之甚也。且古之君子。欲施諸天下。則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欲得之已。則詩書禮樂具存。博學之而後有以知之。今欲不習其事而遽知其全。是果何用歟。是無它。先王之道降爲儒者之道。颺之口舌。欲以服人。然後有所用已。子思而豈有之哉。且必待此書而後道有傳焉。則詩書禮樂土苴陳迹。是豈非老莊之見邪。若或



曰先王之教猶有所未盡焉。則思孟之知勝於先王孔子也。故孔子傳六經。所以傳先王之道也。豈別有傳道之書哉。大氏後世古言不明。文失其義。加以佛老之說。浸淫耳目。所以益不得其解也。茂卿既爲論語徵。因脩其書。一據古言。釐以古義。子思之所以言之。庶其可知已。俾讀論語者。併考諸此書。亦足以觀乎世云。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

老氏之徒。動言天言性。而譏聖人之道爲僞也。故子思本性本天。以明聖人之道非僞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上天所畀。故曰天命之謂性。聖人順人性之所宜。以建道。使天下後世由是以行焉。六經所載禮樂刑政類皆是也。脩本脩脯之脩。加姜桂而鍛治之謂脩。不加姜桂而鹽乾之謂脯。故脩者。治而易之俾可用之義也。先王之道。有廣大者。精微者。高明者。中庸者。悉備莫不美也。然至於教之人。則立之節度。設之方法。以適於學者。俾隨分



得用諸其躬而成德焉。是有治而易之俾可用之意。故曰脩道也。曰道也者者。主道而言之辭也。老氏貴精賤粗之見。以禮樂刑政之類。爲先王陳迹而不用之。獨見夫精粹者。而命之爲道。子思著書抗之。故亦主道而言之。六經莫非道矣。然皆就一事言之。未有形容其全者焉。道者。統言也。統而言之。以形容夫聖人之道。所以殊乎老氏者爾。不可離者。猶不能離也。人或可離焉。而離焉。則違乎天悖乎性。不得爲君子。故欲離而不能也。若其可離而已者。非吾聖人之道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所不睹所不聞者。吾見聞知覺所不及也。此非謂杳冥恍忽之間也。但謂平生日用之際。思慮所不及者也。蓋見聞所及者。則雖無德者。或能勉焉。然其平生日用之際。思慮所不能及者。則有時乎離焉。君子深恐其若是。故學焉而成德於己矣。德成於己。則動容周旋。皆不離乎道也。隱微卽其所不睹不聞也。其所不睹不聞者。雖隱微乎。亦甚顯然著明矣。何則。吾之所不睹聞而人或能睹聞。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慎者。不敢忽之也。獨者。不對人之辭。乃謂求成德於己也。成



德於己則能誠矣。爲下半篇言誠之張本。曰戒慎。曰恐懼。曰慎。言語之道爲爾。非以此爲用功之方也。道也者以下承上文之意。而謂人不可不順先王之教以學道成其德也。

右第一章一篇大意備矣。語道本諸性。人人性質所近。豈過高至遠之道哉。是爲下章言中庸之張本焉。古者聖人之建道。奉天命以行之。然未嘗本諸性而推諸天。何則。聖人居天子之位。置天下於陶鈞之中也。不待勸焉。至於孔子之時。民猶知聖人之可尊信。是其所以無勸諭之

言也。及於老氏之徒出。而後民信聖人者衰矣。老氏又語性語天以勝之。而後民始惑焉。故子思不得已。亦本諸性而推諸天。所以抗老氏而勸世也。勸世之言。晰乎一體而未周焉。理周者其言不峻潔焉。不峻潔者不足以聳衆聽焉。此其言所以未免失乎一偏。而來荀子之譏也。夫聖人率性而造道。子思言率而不言造。其流至孟子言性善而極矣。荀子廼有睹乎造。故曰性惡。豈不皆一偏之言乎。祇子思所主在誠僞之分。而不在內外之辨。故其意益言道雖聖人所



造乎。然率性而造之。至於習而熟之。則亦能誠而莫殊乎性焉。是子思親見孔子受業七十子。而學不失其真。是以雖不言造。而猶言之。迺所以其言之有所顧慮。而大非孟子之所能及也。故欲讀中庸者。必先讀六經。而知聖人之道。然後可以知子思著書之意。不爾。徒據其書。欲以知聖人之道。是程朱諸家之躔也。程朱諸家又以天爲理。以性爲理。以道爲當行之理。人性之初。不殊聖人。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何殊於老氏所見哉。且訓脩爲品節。是率性之道。未免

有過不及之失。而必待聖人品節之。則其所謂率性之道。其義不成矣。至謂禮樂刑政爲教。兼人物。以戒慎恐懼爲未發工夫。慎獨爲已發工夫。則牽強之甚。雖其徒亦有議之者。謬可知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怒哀樂。有以心言之者。有以情言之者。以心言之者。就一人之心。指其所發動以言之。如樂記所



謂哀心樂心喜心怒心敬心愛心是也。情者性之發見者也。此篇主性。故以情言之。性人人殊。故其所發見。或多喜。或多怒。或多哀。或多樂。亦各不同。是所謂情也。古書所載。或曰性情。或曰情性。皆屬諸性。可以見已。古言失而人不識情字之訓。自吾邦藤原佐始發之。今從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指人性之初。嬰孩之時。其性質之殊。未可見以言之。凡人有性有習。性與習相因。不可得而辨焉。習以成性故也。故論性必於人生之初。未有習之時。如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也。發而皆中節。

者謂既長之後。性之異稟既發。有萬不同。苟能學焉。則皆可以中禮樂之節也。其性有多喜焉者。有多怒焉者。有多哀焉者。有多樂焉者。雖有所殊。然其中節者則一。故曰皆也。中和者。中和氣也。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列子曰。冲和氣者爲人。言人皆稟中和氣以生也。分而言之。中。譬諸物之在中央。頗可移動。鳥能飛而不能潛。魚能潛而不能飛。皆稟殊異之性者也。人則不然。雖有異稟。然不能已甚焉者。而相親相愛相助相養之性。人人相若。是中氣之所使。既見之於嬰孩之際。聖人有睹



乎性之同而立中庸之德俾天下之人皆務以爲基焉。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和順而不相悖也。凡言和者。皆謂殊異者之不相悖也。如八音之和。五味之和。及左傳所載晏子和同之辨。可以見已。性之異稟既發之後。所以能中禮樂之節者。和氣之所使也。聖人有睹乎性之異而立禮樂之道。俾天下之人皆由以成德焉。故曰天下之達道也。不言禮樂者。古言道則禮樂不待言。論語武城絃歌章。子游引君子學道。可以見已。禮樂成德。君子之事。而至於其成風俗。則被之天下。故曰達道也。致

者。召而來之也。致中和者。謂禮樂之教大行於天下。民俗於變時雍。以感召天地中和之氣也。天地位焉者。謂風雨時。寒暑節。日月不失其明。山不崩。河不溢。海不揚波之類。萬物育焉者。謂民物蕃庶。草木成材。財利殖焉。寶藏興焉。祥瑞臻焉之類。皆聖人之極功也。按周禮中屬諸禮。和屬諸樂。立言之旨異也。

右第二章。明上章率性之謂道之意。而中庸爲本。禮樂以成之。迺聖人之教。立之方法。設之節度。以適於學者也。宋儒之時。佛老岩棲獨善其



身之教。淪於其骨髓。而忘夫聖人之道爲安天下而設焉。又務颺之口舌。取其可言以言之。不復顧其行之如何也。故此章之解。皆求諸一人之心。窮精微之理以言之。加以昧於古言。愈益不得其解矣。其說所謂未發者。一念未發之際也。而曰喜怒哀樂。何古言之疎也。用功於一念未發之際。以爲應接之本。心非死物。何以能爲哉。僅以爲應接之本。聖人之無術也。我一念之發。中於無過不及之節。何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旣戒懼於一念未發之際。又察之於念念之發。

何其迫切緊急也。吾未知宋儒能爲之邪。已未能而口言之。以強之人邪。未發之中。已發之中。何古人之言惑人也。變中和爲中庸。亦何煩也。至於推極中和之德。以成位育之功。則空談哉。甚乃戒懼配天地位焉。慎獨配萬物育焉。不亦幾乎戲哉。要之上下不相接。前後不相應。則別爲費隱大小德。天道人道種種名色。以連綴之。自謂是脉絡貫通者。吾又未知古書有如是者乎否也。近歲又有以此一節爲樂經脫簡者。夫禮經儀註耳。則樂經亦必譜耳。豈有此議論之



中庸解  
言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豈謂之邪？  
仲丘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孔子擇中庸之言也。凡君子小人，主在上在下，  
以言之，而兼乎德矣。中庸者，德行之名，以其無過  
不及，謂之中。以其平常可行於民，謂之庸。然是自  
聖人命之者為爾。其實指孝弟忠信之類。德行之  
不甚高而易行者也。蓋無過不及而平常，是人情  
所近而人皆喜之。故孔子而前，已有擇中庸之言。  
擇云者，人欲發一言行一事，則必就人之所已言

已行者，擇其中庸者也。如曰：多聞，擇其善者。曰：多  
見闕殆，多聞闕疑。凡古所謂擇者，皆爾。後世儒者，  
貴乎理而無稽，率取諸臆，而肆言妄行，習以為常。  
故不知其在古時若是也。君子之中庸以下，疑子  
思釋孔子之言，蓋在上之人，所統既大，所見亦廣。  
故多擇其可以行乎衆者，以為中庸。而其人又學  
禮樂以成德，是其以為中庸者，所以能得中庸也。  
故曰：君子而時中，在下之人，處乎鄉曲，志趣鄙陋，  
故多擇其便乎己者，以為中庸。而其人又不學先  
王之道，而無所忌憚，是其以為中庸者，所以反中



中庸解  
庸也。故曰小人而無忌憚也。反中庸者。謂似中庸而非中庸者。辟諸錦之背面。蓋鄉原之類已。時中之中去聲。卽上章中節意。謂中於時也。凡古書所謂中平聲者。皆謂賢者可俯就而不肖者可企及者。卽極也。本無隨時處中之意矣。後世諸儒所解。時中之義。在古書則時字盡之。不待更加中字。故去聲爲是。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是以中庸爲道者也。近歲又有據是言。而就古聖人之道。擇其中庸與非中庸者。何其妄也。

右第三章承上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連下  
八章。皆明中庸。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言中庸者非德之至者矣。然民之鮮能者久矣。豈不其至乎。反言以嘆之。蓋中庸者德之本也。三代之盛。民皆能之。故云爾。一本中庸之下。有之爲德三字。與論語同。其義最明。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孔子言道者也。子思乃借引之，以申上文鮮能之義。道者古聖人之道也。知愚賢不肖，皆以當世在上之人言之。當孔子時，先王禮樂之教廢，莫有格物以致其知者，而皆以己意爲是非。知者所見，每過於先王之道，故執己所見以爲是，而不肖行之。愚者不及之，故妄以高遠者爲先王之道，而謂己所不能行，是所以莫有能行先王之道者也。賢者所行，每過於先王之道，而不肖者不及之，亦妄以高遠者爲道，則終莫有行而示諸民者。故先王之道所以不明於世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此二句蓋古語。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孔子釋古語者也。人飲食而不知其味，不察乎近之失也。不察乎近而求諸高遠，道之所以不行也。然則不啻賢知矣。愚不肖之所以不知不行者，亦求諸高遠故也。子思凡三引子曰，其義相因，其旨深切有味。朱熹分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別爲一章，不特無味，亦不成意義。朱熹又以道爲中，又因有知愚賢不肖之言，而作變化氣質之說，以不明爲不知，皆昧乎古言，不可從矣。二鮮能字相應，故今合三章爲一章。



中庸解  
右第四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此孔子贊舜之言。此引之者。取其察邇言與用其中於民也。舜方堯世。登庸歷試。官人。殛有罪。造禮樂。定制。度。聖人雖衆乎。聖人之德雖備乎。自古以來。聖人之用其知者。莫舜若焉。故舜獨以大知稱。而舜之所以為大知。在不自用其智焉。好問而好察邇言。朱註盡之矣。祇隱惡而揚善。不啻言之善惡也。聖人賞善而惡自消。所以隱也。知惡之不必

罰。非大知而何。又所謂用其中於民者。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是古義也。蓋人皆以其心為心。故利於此則害於彼。怨咨之所以不能無也。聖人欲博施濟衆。亦艱哉。聖人迺以天下之心為心。故擇夫萬民所皆可勉而易能者。以施用之。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謂之用其中於民。中者。道也。中庸者。德也。亦承上章言道。以明聖人所立中庸之德也。宋儒多以中為精微之極理。則然矣。然徒以



精微之極為中。則雖用之於民。民烏能之哉。亦孔子所謂賢者過之者也。學者其思諸。朱熹又以舜顏子子路分屬知仁勇。是其家法。子思豈有此伎倆哉。不可從矣。

右第五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知。驅絕句。知。擇乎中庸。絕句。驅策馬也。凡古言馬者。皆謂車也。知。驅者。知。驅車之道。蓋御有之。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辟。避同。言人皆曰。予知。

御之道。而實無知。以譬下句也。世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也。然不能朞月守。則其所擇。以為中庸者。其實非中庸審矣。蓋中庸平常易行易守。故以其難守。證其非是也。此言不知。以應上章大知。

右第六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孔子言顏子好善之誠也。擇乎中庸。得一善。中間不可斷句讀。一善。即一善言。一善行。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



中庸解  
不忘失也。朱熹以屬仁非矣。子思引此取其有擇乎中庸之言也。

右第七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以下言君子之中庸也。均天下國家者。制財賦之事。才者能之。辭爵祿者。廉介者能之。蹈白刃者。勇者能之。三者皆其性所近。或一旦奮激所致。故似難而實易。至於中庸之行。則非有其德不能。故曰不可能也。亦下章丘未能一焉意。朱熹以三者

屬知仁勇。可謂牽強已。

右第八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歟。同南方之強。北方之強。蓋古有是語也。抑。反語辭。而汝也。汝之強。卽北方之強。而此別言之者。誨子路之辭也。朱熹不知。迺以下文故。君子以下。爲孔子教子路當強者。非矣。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北方之地。風氣剛勁。近於戎狄。故士多尚勇。故古



來稱強者。以北方爲貴。中國先王文教所在。其所  
以爲強者。殊乎北方。而自北方視之。故以中國爲  
南方也。而強者。卽上文抑而強也。君子上無而字。  
強者上有而字。可見北方之強。卽子路之強矣。且  
子路之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見家語。可併證已。衽  
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鄭玄。朱熹。以南方  
之強。爲南國俗習。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天下豈  
有此俗哉。其爲君子之強者。章章哉。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  
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所謂南方之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南方  
之強。有似柔弱。故孔子四言強哉矯。以贊其爲強  
也。和而不流者。謂能有和順之德。而不肯爲合污  
同流之事也。中立而不倚者。謂以中行自立。而不  
有所倚賴也。有所倚賴者。皆於己無自立之力也。  
塞。鄭玄解字闕矣。而曰。謂不變以趨時也。蓋謂時  
所塞者也。朱熹解未達。是後世文章家。以窮達通  
塞字義相類者。排比爲辭。故有此說耳。然必有古  
言。而未之考。姑從鄭玄可也。至死不變者。以死守  
節也。曰不流。曰立。曰不倚。曰不變。皆所以見其強



中庸解  
也。此章亦因中立之言。以見孔子之貴中庸。而苟非孝弟之德。充溢乎中。則烏能寬柔和順。若是其至乎。實與下諸章。其義相發。亦非漫然引之者矣。

右第九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

素隱。朱熹據漢書爲素隱之誤。是矣。素隱行怪者。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述者。述作之述。不啻稱述而已。言後世必有推廣其說以傳之者也。蓋當孔子之時。老莊之學。既有其漸。故孔

子云爾。而子思著書。本意在是。故第二章以下。類聚孔子之言。及於中庸者。而以此終焉。君子遵道而行。蓋古語。孔子引此以爲證也。道者。先王之道也。遵奉先王之道而行之。自然莫有素隱行怪之事也。故曰吾弗爲之矣。

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

索隱行怪之徒。其初亦嘗學先王之道。而半塗而廢者也。君子依乎中庸。亦古語。蓋半塗而廢者。皆誤以先王之道爲高遠。故倦之也。如公孫丑所謂道則高矣。美矣。可見焉。此坐不知登高必自卑之



中庸解  
義故也。中庸平常之行。本諸性。卑近易行。依乎此。則自然弗能已矣。中庸而曰依。猶如依於仁之依。謂欲其不離乎中庸也。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遜世无悶。又見文言。盛德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曰唯聖者能之。則其非常人所能及。審矣。老氏之徒。妄意爲之。而未免有悔意。故又有索隱行怪之事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亦古語。費。拂同。鄭玄訓。侷。荀子有侷詩。言道有所違拂。又鄭玄緇衣解。費。或爲悖。或爲悖。古言可見已。言必有所違拂而後隱。

是君子常道也。無故而遜世。豈君子之道哉。朱熹以屬下章。而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古無是言。又無是義。不可從矣。

右第十章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此言道有中庸者。廣大高明精微者也。夫婦者。匹夫匹婦也。指至鄙賤之人言之。古書所言。或曰匹夫匹婦。或曰匹夫。或曰夫婦。言之有詳略耳。朱熹



以爲夫婦居室之間。非矣。先王之道無所不備。故以其一端言之。則雖至愚不肖之人。亦皆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是道率性而設。故也。及其至也。者。謂廣大精微。高明悉備者也。蓋先王禮樂之道。歷衆聖人。竭其心力。知巧以成焉者。故雖聖人。若孔子者。亦有所不知不能焉。故必學焉而後知之。能之。故孔子恒曰好學。曰好古。曰不如學也。凡此書。謂知之者。謂不思而得也。謂能之者。謂不勉而中也。何者。老氏之徒。譏聖人之道爲僞。以絕學爲尚。故子思以率性明其非僞性者。誠也。誠則內外

一矣。故以不思而得爲知之。以不勉而中爲能之。學之所得。雖非性乎。學而習之。習以成性。則皆誠矣。無異於性焉。是子思立言之意。它書所不言也。朱熹昧乎古文辭。故其解古書。不能順其辭。以究作者之心。妄以其所自創性理之說。強爲之解。是其所作爲費隱之說。所以雖似精妙。卒陷於莊氏佛氏之說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中庸解  
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有所待乎聖人之道。故也。必待禮樂以致中和。而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古先王欽奉天道。不敢慢易。故莫有是言矣。至於子思始發之。以喻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之。且以抑老氏之道。專主天言之也。然其言之弊。有不可勝道者。學者察諸語者。合語樂語之語也。古者學宮有是事也。文王世子曰。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曰。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是所謂語也。蓋如後世釋奠有講論之事矣。大司成小樂正論說先王之道。以詔學者。故語去聲。訓告爲是矣。後世字義不明。諸家皆訓爲言。大非古義。不可從矣。莫能載者。不能負荷也。莫能破者。不能非間之也。言君子所語先王之道。其廣大者。則有舉天下之人不能負荷者焉。其精微者。則有舉天下之人不能非間者焉。此雖聖人亦所以不知不能故也。上下察者。如下章所謂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察明



也。謂昭著章明也。皆言禮樂之用蟠乎天地也。朱熹不知先王之道為禮樂。故至于是而其說窮矣。迺謂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果其說之是乎。則所謂上下察者。不在道而存乎人矣。豈非禪者赤髀露堂堂之見乎。可謂大謬也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始也。造端乎夫婦。即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行也。察乎天地。即上下察也。

右第十一章前八章皆言孔子貴中庸。而至于此章。乃言聖人之道。始孝弟。以致廣大。而明大

忠。本達道之意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先王率人性以建道。故先王之道。人性所近。故曰。道不遠人也。故人學先王之道。而務為高遠難及之行者。雖名為學先王之道。然實非先王之道。故曰。不可以為道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孔子釋詩之言也。言所以言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為握斧柯以伐



中庸解  
斧柯其所伐之柯之度。卽在所握之柯故也。然伐  
之人睨眎以度之者。其度在所握之柯。而所取度  
則在所伐之柯。故其意猶以爲遠而睨視之也。是  
無它也。彼此之別也。君子治人之道。異于是矣。以  
人之道而責治人之過惡。其人改則止。而不復浚  
求也。所以改則止。而不復浚求者。浚求之者之非  
率性之道也。張載曰。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凡  
此章四節。未必一時之言。子思以其意相近。故類  
聚爲一章。以一子曰著章首。以冒之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恕皆接人之道也。凡爲人代其事者。以身納于  
其事。而視如己事。謂之忠。凡施於人者。反度之己  
心。而必使如己心所願。謂之恕。違去也。謂相去之  
間也。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  
故其道主仁。忠恕爲仁之方。由是以進。可以至於  
仁。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  
釋忠恕之言也。張載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  
是也。苟知忠恕。違道不遠。則先王安天下之道。雖  
廣大乎。亦存乎學者接人之間。豈徒求諸高遠而  
後爲道乎。



中庸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所求乎子者。孝也。所求乎臣者。忠也。所求乎弟者。悌也。所求乎朋友者。信也。孝弟忠信四者。中庸之德行也。是皆非極高至遠之事。然及於其至。則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下章所謂大孝達孝是也。故曰。丘未能一焉。庸德。卽孝弟忠信也。庸言。卽孝弟

忠信之言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者。行之也有餘不敢盡者。謹之也。言顧行。行顧言者。欲言行一也。慥慥。守實貌。張載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一章。前諸章皆載孔子言中庸者。而未明中庸之爲何故。此章引孔子言孝弟忠信者。以明其物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僚同。鄭玄解嚮也。行者。謂孝弟忠信。承上文言之。是素字輕而行字重。朱註猶見在也。因其見在



中庸解  
之。位。而。行。之。是。見。在。不。成。義。必。加。因。字。而。其。義。成。焉。可。謂。強。矣。不。願。乎。其。外。者。不。願。外。也。謂。不。願。富。貴。也。乎。其。二。字。無。意。古。文。辭。有。若。是。者。朱。熹。不。知。之。重。看。其。字。故。一。章。之。義。皆。失。矣。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廣。素。其。位。而。行。之。義。也。嚮。富。貴。則。行。孝。弟。忠。信。於。富。貴。焉。嚮。貧。賤。則。行。孝。弟。忠。信。於。貧。賤。焉。夷。狄。患。難。皆。爾。卽。論。語。恭。敬。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意。如。朱。熹。因。其。見。在。之。位。而。行。其。位。之。事。則。安。夷。狄。而。

行。夷。狄。之。道。大。非。聖。人。之。道。不。可。從。矣。自。得。者。自。失。之。反。猶。云。滿。意。也。自。失。則。失。己。之。守。也。君。子。之。道。無。適。而。不。可。行。矣。所。入。之。境。雖。殊。而。吾。之。道。皆。行。豈。不。滿。意。乎。何。自。失。之。有。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廣。不。願。乎。其。外。之。義。也。陵。者。憑。陵。而。侵。下。之。事。也。援。者。攀。援。求。進。也。無。願。者。自。然。無。怨。尤。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居。者。安。處。也。易。平。地。也。以。喻。中。庸。命。天。命。也。謂。福。



也。與下章受命之命同。險。險阻也。以喻難為難行之事。徼。掠取也。幸。謂福之不時者也。

右第十三章。承上章而言孝弟忠信之可以廣施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按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治天下在德。德以脩身為本。故有此章之義。而後世先王之道。降為儒者之道。儒者獨知尊師道。而不知推本君道。潔身之義。勝而安民之仁。衰重內輕外。卒陷乎莊子內聖外王。

之說矣。故誤會此章之義者衆焉。觀乎此章正鵠及下文行遠登高。則子思之意可見已。學者審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右第十四章。上二章皆言卑邇。而至此乃言其可以至高遠。均之一道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好。如好仇之好也。合。聚也。八音皆和。而莫若琴與瑟之最和。故如鼓瑟琴者。喻其和也。翕。亦聚也。耽。



中庸解  
卷之二十一  
湛同樂之甚也。轉為湛涵之湛。其義可見。室家家人也。祭。祭同。兄弟閱牆。家人訾訾。雖有妻子。烏能樂之。故終言樂爾妻祭。順者。子之順也。孔子誦詩而言。治家如此。則父母之志其能順承哉。宜爾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鬼神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矣。故謂之德。鬼神之為德。猶如中庸之為德。人知德者。

天鮮矣。又不知古文辭。故妄意以鬼神為一物。而鬼神有無之說起焉。鬼者。人鬼也。神者。天神也。先王祭祖考而配諸天。故曰鬼神者。合天人之名也。後儒不知之。廼以為陰陽氣之靈。悲夫。其盛矣乎。贊嘆之也。體物。如體仁之體。物者。禮之物也。段如祭如在。祭者禮。而如在者。其物也。體仁者。躬之而不離也。如左傳子貢論執玉之高卑。而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體字之義。可以見已。祭而如在。如在之道。烏能離鬼神。而它之求哉。是遺鬼神。則無禮之物也。齊。齋同。明潔也。齋而潔之。所以交神明也。祭



中庸解  
二十一  
者所以尊鬼神也。故必盛服承者。奉承也。洋洋者。流動充滿之意。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若無鬼神。然。然離鬼神而無所謂禮之物。則鬼神卒不可遺也。又能使天下之人。極其精誠以事焉。人極精誠以事焉。則覺其儼然。如在乎左右上下焉。此所以爲盛也。格來也。有敬意。謂人以其誠感以來之也。思語助。度入聲。測也。矧况也。射。斲同。厭也。引詩以證之。而言神之來與不來。不可得而測度之矣。其既不可測度之矣。則烏能厭怠而不祭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子思結上二節之言也。微之顯。出首章至微之末。己之所不能自知者。迺人能顯然知之。是誠之不可掩也。故凡事不可以勉強僞飾爲。必以成其德爲務。苟能成德。則內外一矣。是謂之誠。夫兄弟鬩牆。家人訾訾。妻孥不樂。則雖掩飾於父母之前。而欲不使其心憂。然顯然於至微之末。己之所不知覺。而父母能知之。是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鬼神之爲德誠也。故雖不可得而見聞之。然人能知有鬼神。而事之不懈。是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故人務中庸以成其德。則廣大精微高明者皆至。



焉。此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之意。下章言大孝達孝。以推極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亦此意也。朱熹以父母其順矣乎。為登高行遠者。可謂強矣。又以誠為真實無妄之理。以鬼神為陰陽合散。皆其家言。極高至遠之說。豈中庸之書所宜言哉。且微顯二字。如禮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古人所用。豈其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謂乎。學者其察諸。

右第十五章。此章始言誠。蓋本於篇首率性之道焉。若使先王之道。違人之性。則勉強而已。何

誠之有哉。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故堯舜之道。由孝弟始。即中庸之德也。禮樂之教。養以成。而充而大之而已矣。故曰率性曰中庸。曰孝弟。曰誠。一以貫之。彼造為費隱等種種名目者。可謂昧乎此義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由孝弟以成聖人之德。即登高自卑意。故此下三章。皆推極孝德。達諸天下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辟如風乎。無意擇榮枯也。榮者華焉。枯者殘焉。此之謂因其材而篤焉。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君子而曰嘉樂。中和之美。凝乎身也。憲。顯通。天下之人。莫不知其令德者。唯人君為然。故曰顯顯祿福祿也。保。愛護之也。佑。輔翼之也。即栽培意。既得其位。又得其祿。又得其名。又得其壽。故曰自天申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為天子也。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大德之人。必受天命。

右第十六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文王身蒙大難。似有憂者。然歷世聖人。未有父賢子聖。若文王者。故惟文王以無憂稱焉。作。謂草創。述者。增廣之也。王業創於大王王季。而成於武王。此止言父作之者。以父兼祖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纘繼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實維大王。實始  
剪商。緒者。業之未成也。壹戎衣。武成文。戎衣。朱註。  
甲冑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其說極通。然古  
註。戎兵也。衣。殷通。齊方言也。言以兵伐殷。是必古  
義也。意者古天子出征。必不著鎧。故古來相傳爲  
此解。大祝職九拜。賈公彥疏曰。按成二年。鞏之戰。  
獲齊侯。晉卻至。投戟逡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

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則將軍猶不  
介冑。况天子乎。不爾。一著戎衣。極爲穩協。而故讀  
衣爲殷乎。揚升庵讀壹爲殪。訓戎爲大。本諸康誥。  
然秦誓有戎商必克之文。是戎訓兵爲是。康誥之  
殪。傳者以音誤耳。武王以臣伐君。它人爲之。必蒙  
亂賊之名。而奉天順民。不殺一不辜。不行一不義。  
故不失天下之顯名。然亦非以文王故不失之。故  
曰身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中庸解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末者。末年也。武王末年爲天子。不遑及制作。故至於周公。廼制作禮樂。以成文王武王之德也。蓋禮樂未作。則其德有所未成也。追王及大王者。王迹所基也。大傳以爲不以卑臨尊者。誤矣。果其說之是乎。則如先公何。此不言文王者。蓋武王旣追王之也。此所言喪祭之禮。皆周公所定也。觀於高宗諒闇三年。商書特言之。而孔子引諸侯禮。則殷天

子三年喪。禮不傳者可見耳。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武王周公定喪祭之禮。達諸天下。是廣其孝於天下也。故謂之達孝。朱熹謂天下之人。通謂之孝。非矣。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繼者。繼乎絕也。人皆謂先人也。先人有志而未成。子不繼則絕。故繼先人之志以成之。孝也。述者。增廣之也。先人所爲事。尚微而未昌。子不述則亡。故增廣先人之事以大之。孝也。是言周公之所以成



文武之德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春曰禘。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見于郊。特牲公羊

傳。而祭統文錯。此特言春秋。下文止言禘嘗者。不

啻互文。蓋禘嘗禮隆。而禴烝禮殺也。祭統曰。莫重

於禘嘗。觀於易。西鄰禴祭。可見已。脩。鄭玄曰。謂掃

糞也。糞本亦作攢拚同。宗器。鄭玄曰。祭器也。朱熹

曰。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

之屬也。裳衣。鄭玄曰。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

授尸也。時食。朱熹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

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

宗廟。祖廟也。宗者。本也。祖廟政教所自出。萬事根

本。故謂之宗廟。朱熹曰。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

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

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按。不啻是已。凡附主立

尸。皆有昭穆。宗廟之禮。其大體皆在序昭穆。故曰

宗廟之禮也。爵。武成列爵惟五。謂公侯伯子男也。



王制五十而爵。謂命爲大夫也。朱註。公侯卿大夫。爲是矣。事。朱註。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蓋古有德則進爵。賢者以能言。故曰崇德尊賢。與此文意實同矣。旅。朱註。衆也。酬。朱註。導飲也。鄭玄曰。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醵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旣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按此節所言。皆周公所定之禮。蓋殷人世及不分。昭穆。大王以文王之聖。而

必欲傳王季。周公以聖德而不及。周禮爲爾。故此節亦繼述之事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鄭玄曰。其者。其先祖也。朱熹曰。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旣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按孝之至者。孝子之至心也。是繼述之本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玄曰。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禘。春祭也。朱熹引禘。禘之禘。非矣。朱熹曰。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按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是所謂義也。朱熹曰。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鄭玄讀示為賓。迂矣。此文與論語相似。然孔子屢言而事各異耳。朱熹以為記有詳略。非矣。聖人之道。孝弟之德。達諸天下。所謂中庸之德也。况禘嘗之義。崇德尊賢。親親逮賤。莫不備矣。故治國之道。可明焉。祇郊社事上帝。似不與前後文相蒙也。蓋子思引孔子之言。而孔子之言不多有焉。則其義一一脗合。

毫無盈縮者。安能得之乎。故子思之意有所主焉耳。且古之禮。祭祖考配之天。則其實未嘗不相蒙也。

右第十七章。登高行遠之義。極于是矣。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謂周典籍也。其人。謂賢人也。舉。謂行之。辟如重物。唯有力者舉之。非賢者莫能行之也。息。猶滅也。辟如火滅。唯薪炭在。謂典籍徒存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中庸解  
敏朱註速也。鄭玄訓勉非矣。樹鄭玄曰：謂殖草木也。言賢人之道速於行政，猶如肥地之道速於殖草木。道字如下文。誠者天之道，至誠之道古言爲爾。蒲盧，鄭玄曰：螺羸，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沈括以爲蒲葦，其義亦通。然蒲盧之喻，取其善肖賢人之爲政。如保赤子，民亦化之爲善。於義爲勝。後儒務窮物理，疑螺羸子螟蛉之爲誕，故更有蒲葦之說。然蒲盧見夏小正。學記曰：蛾子時術之聖。

人取諺語爲喻，何暇辨其真僞乎。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非身有德，不能知賢人，而賢人亦不就。故曰：取人以身。君子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故曰：脩身以道。學先王之道，必依於仁，而後道爲己有。故曰：脩道以仁。孔子之言，蓋止是矣。後儒據家語通下三章，以爲孔子之言，殊不知孔子答哀公，豈敷衍若是其詳備乎。且孔子一時之言，豈能與中庸前後文一一相應乎。且孔子告哀公，豈以天子事乎。且其辭非孔子時辭，且下更有子曰字，可以爲證。家語



迺剿中庸者何足爲據乎士之昧乎古文一至於此極悲哉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它書議論之言。誤入本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皆古來相傳訓詁。假音以發其義。蓋人生有相親相愛之心。而以合群爲其道。故孟子釋此言曰。合而言之道也。故入之道。總言之莫非仁矣。而父母生之膝下。莫先親親。孝弟之道。可以達於天下。故曰親親爲大。義者仁之分。理而宜之之道也。旣已

合群。不分而理之。則亂。故先王建義。以爲教。詩書所載亦繁矣哉。然其大者莫過於尊賢。故曰尊賢爲大。親之屬有親疎尊卑。而賢不肖之等亦相倍蓰。不可無禮節焉。故曰禮所生也。此語先王所以立禮與義之故。然亦一端耳。且不與上下文相應。大非子思之口氣。故今以爲衍文。按仁者人之大德。禮義者人之大端。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言二者則脩身之道盡焉。古時議論猶若此。至於孟子更加以知。至於漢儒又加以信。五常之名遂立。而後世儒者確守其說。子思以前所無也。學者察諸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玄曰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子思之言也言脩身事親知人知天不可闕一本無甚次第上文曰脩身以道故思脩身則又當事親知人知天應下文天道人道言既思事親則又當知誠之之道既知誠之之道則又當知本諸天性也朱熹一一分屬上文至於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則其所自創天理



中庸解

坤

中庸解

坤



節文之說子思烏能預知之哉。且從其說則仁義皆非天理乎。何以獨屬之禮。牽強穿鑿莫甚焉。

右第十八章。上諸章推極孝弟之德。以至治國。此章又自治國本諸事親。又本諸天。以應篇首之言。言道之相因。以起下章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謂先王之道。有通貴賤皆得行之者也。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是也。它如事天事鬼神之道。待臣之道。治民之道者。非賤者所得行之者焉。百官有司之道。農工商賈之道者。非貴者所得行之者焉。故皆非達道也。道皆先王所建。而唯此五者爲貴賤通行之道。故曰達道也。至於人之學之。則人之性皆有以知之。是知也。人之性皆有以行之。是仁也。人之性皆有以勉之。是勇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也。謂所以學之有三也。凡人之德。皆各隨其性質所近。而種種有殊。不可得而兼焉。如虞書九德。周官六德。是其槩也。祇知仁勇三者。通知愚賢不肖人。

人而有之。故曰達德。賢知之能。知能行。固其所德爾。愚不肖之能。知能行者何也。親義別序信五者。卽中庸之德行。皆平常易行之道。而非極高至遠之事。雖愚不肖。皆與知之能行之。上章旣言之也。而學之道。在其成德而能誠。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鄭玄以達道爲百王不易之道。其笨亡論已。朱熹又因此而謂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是其心以此爲盡乎道也。是其重內輕外。貴精賤粗之見耳。不可從矣。如三達德。其心亦謂人性之初與聖人不殊矣。是其氣質本然之說。不可從矣。至於以誠。



中庸解  
三十一  
為實理。最謬之甚者也。凡古書之言誠。皆以誠心言之。初無實理之說。不可從矣。大氏後儒立種種名目。析蚕絲。分牛毛。以便講論。皆不知道者也。亦不知讀中庸者也。蓋聖人之教。以成德於己為務。欲成德於己而無所本。則不可得而成矣。故本諸人之性質。人莫誠於性質。而性質之所近而易行者。中庸也。是一書之旨。或言中庸。或言誠。或言性。所以為不殊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或猶有也。言聖人之道至大焉。故其中有可生知者。有可安行者。是即上章所謂夫婦之愚。可與知也。夫婦之不肖。可能行也。有可學知者。有可困知者。有可利行者。有可勉行者。是即上章所謂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也。鄭玄曰。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如利仁之利。其心濼好之。如貪利然。鄭玄曰。謂貪榮名也。非矣。生而知之。則性之所能矣。或學或困而知。及其知之。則無異於生知者矣。故曰



中庸解  
及其知之一也。安而行之。則性之所能矣。或利之。或勉強之。及其成功。則亦皆無異於安行者矣。故曰及其成功一也。朱熹以三知三行爲三等資質。果其言之是乎。則生知安行不屬諸愚不肖。而知仁非達德矣。勉行不屬諸聖人。而勇非達德矣。引子曰者以爲證也。子思本諸性以達德言之。故有生知安行之言。而子思之前莫有是義焉。迺不得已引孔子之言耳。孔子以成德言之。故曰近學者察諸。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謂知仁勇也。知所以脩身者。謂脩身之道。務成德也。知所以治人者。謂治人之道。亦以德化之也。朱熹曰。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爲治也。經者。所以持緯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是其緯矣。而人君之所以舉而行之。則有是九者也。蓋一書之旨。主中庸自孝弟始。故此言九經。皆



推孝弟以廣之者也。體謂視如四體也。蓋群臣賤而易疎，故特云爾。朱註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非不可矣。然亦其貴乎知之說也。子者如保赤子也。來者百工不必其地有之，如粵之鑄、燕之函也。柔亦懷也。遠人者，諸侯之臣銜命來使者，如春秋稱微者謂之人也。鄭玄以為蕃國之諸侯，非也。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求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

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先遠人，後諸侯者，其臣歸之，則其君莫不服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朱註：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古聖人之道，藉是以立也。不惑，鄭玄曰：謀者良也，謂賢者出謀發慮，則已無所惑也。不眩，鄭玄曰：所任明也，謂親任專



則人不能眩之也。朱熹曰：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四方以中國言，故曰歸天下達諸四夷，故曰畏。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朱熹曰：此言九經之事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行大禮言之。舉重詞，下皆為爾。然亦可以見古脩身必以禮樂矣。讒色貨皆所以害賢也。古之道，鼓舞天下之人，俾其樂為道，故皆以勸言之。措辭之間，可以見古之道也。親親必衍一字，蓋魏晉間俗語謂親為親親，故誤爾。鄭玄曰：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同其好惡，謂不施吾所惡，親親之道，待如家人也。官盛任使，盛多也。鄭玄曰：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鄭說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是矣。朱熹以



忠信爲待之之誠。豈啻士而已乎。時使。鄭玄曰。使之以時。日省月試。鄭玄曰。考校其成功也。旣讀爲餼。餼廩稍食也。豪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送往迎來。朱註。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嘉善而矜不能。蓋諸侯之臣。銜命來使者。才能之選也。故有是言。繼絕世。如周公封微子也。舉廢國。如齊桓城楚丘也。亂者爲治之俾不危。危者爲持之俾不亡。朝聘以時。朱註。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而薄來。朱

註。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言以德也。

右第十九章。承上章知人知天。以言必務德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言凡者。泛言之辭。此泛言一切以爲喻也。朱熹謂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泥矣。豫。卽前定也。廢。謂中廢也。欲言則先思所欲言。而不卒然言之。所以其言不躓也。欲行一事。則先思所以行之。而不



中庸解  
一  
遽舉之。所以其事之不困也。困者。謂有所窒碍而窘迫也。行者。德行也。德行素習乎已。則莫有瑕累也。疚。瑕累也。如內省不疚之疚也。道者。道藝也。道藝素習乎已。則應變不窮也。皆以起下節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古聖人之道。治民之道也。是以士之學焉者。必志於治民。故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此以民不可得

而治發言。可見矣。道孚乎朋友。而後譽聞乎上。故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孝乎父母。而鄉黨信之。故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孝弟之德。不可襲取。故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士之學先王之道。猶之在外矣。習以成性。而後反求諸躬。莫不誠焉。是謂反諸身而誠也。明乎善者。措諸行事。粲然可見之謂也。力行之久。乃誠得乎身。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鄭玄以下。以知善爲明善。大失古言。不可從矣。按此以在下位言。非孔子告哀公之言者。章章哉。



中庸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鄭玄曰。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此漢儒古來相傳授之說也。蓋凡人行先王之道。而能有誠心者。得之天性。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力行之久。習以成性。則其初無誠心者。今皆有誠心。是人力之所為。教之所至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中者。譬諸射乎此。而中乎彼。謂其不知而暗合乎先王之道也。人之得乎性質者。

雖不勉強。而暗合乎先王之道。雖不思慮。而能得先王之道。弗謬。是其發乎誠心者也。故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即上章所謂夫婦之愚與知能行者也。從容中道者。言聖人之於先王之道。莫不誠矣。以明誠之者。可以至於聖人也。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然。即鄭玄所謂大至誠者是也。擇善而固執之。即上文明善。第七章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由此而可以誠身也。朱熹以分屬明善誠身。非矣。當其固執。烏能有誠心乎。可謂強矣。至於以天道為聖人。則大失子



中庸解 四十一  
思立言之意。蓋子思言本諸性者之有誠心。以抗  
老氏。故篇首至此。皆不出一意。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博學之者。謂順詩書禮樂之教。以學先王之道也。  
審問之者。謂學而有疑。則問諸師以審之也。慎思  
之者。謂思所以措諸行事也。思之必切諸己。故曰

慎。明辨之者。謂辨其所思者也。欲措諸行事。故必  
著明之。故曰明。至於行之。則必敦篤之。故曰篤。此  
五者。知仁之事。所謂明善也。有弗學以下。言勇也。  
以應上章所以行之者三矣。雖愚必明。明亦謂施  
諸行事。合知仁言之。雖柔必強。言勇也。朱熹以明  
強分屬擇善固執。非矣。按後儒據此文。而有變化  
氣質之說。蓋子思之言。以三達德言之。而後儒必  
欲陰陽合德。中正不偏。天下豈有此事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言性教之歸乎一也。明謂施諸行事。粲然可見。



中庸解  
也。發乎中心而施諸行事者。得乎性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施諸行事。習以成性者。得乎教者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發於中心者。自然可施諸行事。故曰誠則明矣。習於行事者。自然可以成性。故曰明則誠矣。皆所以深明不可恃性以廢學也。老子之說。廢學絕聖。故子思之言如此。朱熹分屬聖人賢人。大謬矣。近歲有主張王栢之說。而謂此下非中庸也。當別為一篇。謂之誠明書。是不知讀書者。不可從矣。

右第二十章言學問之道。以應篇首性道教。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者。謂聖人也。盡其性者。謂擴充其所得於天者而極廣大也。盡人之性者。謂聖人立教。以俾天下之人。各順其性質。成其德也。盡物之性者。謂舉天下之物。皆有以順其性質。而各極其用。如盡木之性。以造宮室。盡金之性。以鑄刀劍。盡牛馬之性。以羈勒穿鼻之類是也。贊助也。天地生物而



中庸解 四十一  
不能盡其用。必待聖人以盡之。是助天地之化育也。與天地參者。朱註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

右第二十一章申第二章之義。言聖人之能率性以建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者。謂順聖人之教而學之者也。致曲猶格物。禮器曰。物曲有利也。是物曲一類。蓋曲禮之曲也。曲禮者。聖人所建以教人也。順其教以學之力。習之。久則自然有之於身。是曲禮來為吾有。故曰致

曲。是能行曲禮而習以成性。故曰曲能有誠。形。謂形見於行事也。著。謂著於家也。明。謂明於國也。動。謂民心有感動以興起也。變。謂小人革面也。化。謂民化為善也。唯聖人為能化民。而致曲者亦然。蓋謂習以成性。則聖人之化亦可致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人順聖人之教。則亦與聖人同其化也。祇聖人盡性。其次致曲。子思時距孔子不遠。故其議論尚爾。至於孟子。則使學者擴充其四端。是責凡人以聖人之事也。道之與時。污隆者如此夫。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謂感通之理如神也。國家將興。必以善化民。民習善以成性。故必感禎祥。善召之也。國家將亡。必以不善化民。民習不善以成性。故必感妖孽。不善召之也。何者。至於其習以成性。則善不善皆至誠故也。動乎四體。朱註。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言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者。皆至誠所感也。善必先知之。不善

必先知之。如鵲知風。蟻知雨之知。至誠所感。不待思慮而知也。言禍之將至。不善人必興。福之將至。善人必興。皆得其時而興者也。得其時而興者。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亦自不知其然矣。是至誠之知也。故末斷之曰。至誠如神。後儒所以爲知者。皆在是非思慮之間。故不能解此章之義。烏能知子思三知之義乎。

右第二十三章。申明上章能化之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鄭玄解道爲道藝。古來傳授之言。可據已。蓋入學而至於成德。則必有誠矣。故曰誠者自成也。下道字去聲。與導同。言旣成其德而有誠。則道藝亦自然導達也。誠下有者。道下無者。可見主誠而言。朱熹昧乎辭。廼以誠爲本。道爲用。分解說之。非矣。此所以道爲道藝者。先王之道。禮樂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申上自道意。物者。先王之教之物也。六藝皆有之。如射之五物。先王之教。建此以爲得力之處。蓋能順先王之教學之力。習之熟。則自然有以得之。學至於得之。則有誠焉。習以成

性故也。得之而又失之者。誠不足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君子所以貴誠之也。朱熹鄭玄不識物字之義。廼以萬物爲解。此其實理之說。所以起也。前後文辭不相蒙。其謬可知已。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成已。卽上文自成也。道自導而後成物焉。成已者。成德。故曰仁也。成物屬道藝。故曰知也。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與此文義同。性質之所。有。皆不知不覺而能之。是所謂誠也。故曰性之德



也。唯誠可以內成，已可以外成。物至其既成，則習以成性，而內外一焉。故曰：合外內之道也。成已成物，則莫不備焉。故曰：時措之宜也。蓋有所不備，則有時乎窮。烏得時措之宜乎。

右第二十四章言誠者能備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至誠無息，以理言之，不息以學者言之，爲學而不

息，以至於久，則有徵。徵者，謂爲學之效也。學至於有徵，則已成物，是習成性者也。故益可以悠遠，悠遠則積而博厚，以高明焉。博厚，仁也。高明知也。卽上章成已成物之積大者也。在己則仁以成德，在道則知以成物，所以謂之博厚高明者，以配天地也。故曰：載覆載物者，載萬物焉。覆物者，覆萬物焉。萬物者，成物之積而多也。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與此同矣。或以爲天地之萬物者，非矣。成仁則道藝倚我而立焉。如地之載物然。成知則道藝皆爲我有焉。如天之覆物然。悠久者，卽久與悠



遠也。非悠久則不足成物。以致博厚高明焉。序在後者。古辭不拘也。無疆者。天地之無疆也。至於配天地。則學以至於聖人也。見猶示也。動者。動民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即上章形著明動變化。及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以其及民者言之。朱熹實不得其解。故其說皆空言。不可從矣。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因上文配天地而言天地之道也。中庸之言天地者。只此焉耳。為物者。假指天地為物。言語之道爾。

不貳者。誠也。謂其莫有思慮作為也。生物者。生萬物也。即天地間萬物也。不測者。謂其眾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因上文博厚高明悠久配天地無疆而言天地本如此也。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一撮土之多。及其廣



中庸解 卷之三  
厚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一勺之多及其不測。皆申言博厚高明之義。而言其積小以成大。以喻為小學之道焉。其實天地山川非積小以成大者。朱熹曰。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萬物載焉。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龜鼈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皆言生物不測也。昭昭朱註猶耿耿。小明也。繫謂日月之麗乎天。如繫結以著其處也。振朱註收也。卷拳同。寶藏者謂寶玉之可以珍藏者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詩意謂天之降福。雖深遠不可見乎。其來集者莫有窮已也。此引以明天之為物不貳。故其生物不測之義矣。不顯者顯也。古來相傳其解如此。後儒釋所以訓顯之義。而或曰。猶言豈不顯乎。或曰。不丕古字通用。二說未詳孰是。祇前說強解其義者不可從矣。後說近是。然亦必欲明其訓詁者已。蓋不顯古之成言。莫知其所從來焉。如今俗語有好不大熱。好不二字無意義。



中庸解  
但以為甚辭耳。意不顯之義亦然。故讀者止以顯訓之可矣。不必求解。所以訓顯之義為是。詩意謂天之降福無已。是可以顯然見夫文王之德之純也。此引以言所以諡文王而為文者以其純也。純者。純一之義。言其誠也。文者。謂其莫不備也。其所以能備者。以至誠無息致之。即上所謂博厚高明是也。純亦不已。古註家言。誤入正文。蓋上文其義明盡。故知其為註家言也。朱熹分純與不已為豎橫解。古豈有此伎倆哉。

平不右第二十五章言誠者不息故能備也皆所以申明上章之義也。自第二十一章至此專言誠以發第二十章之意。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聖人之道流動充滿乎兩間而發育萬物與天同其高大故曰大哉發育者發生也發生者謂萬物得其養而茂盛也峻高大也此即第二章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意舉道之大以贊嘆之也優優朱註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經禮亦有儀故曰



中庸解  
禮儀威儀曲禮也。身之所有。故曰威儀。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與此同也。聖人之道。卽禮樂也。上以古聖人之世言之。故止言聖人之道。下以古聖人之道存乎今者言之。故言禮。古聖人之道。雖峻極發育之大乎。亦皆充足乎禮樂之中。故曰優優大哉。祇無其人。則道爲虛文。有其人而後可以見夫洋洋之大已。朱註以大哉聖人之道。爲包洋洋優優。以待其人而後行爲結之。非矣。至德謂孔子。至道卽古聖人之道。凝聚也。孔子不出。則文武之道散。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孰能統

一之。孔子出而後。古聖人之道。聚在六經。可傳諸後世。以證孔子若得位。必能行之。蓋此以下專言孔子之爲聖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言君子學問之方。以明孔子學以至聖人也。德性。鄭玄曰。謂性至誠者是矣。卽其所生。知安行者。人人而有之。是之謂德性。德性而曰尊。天所命也。天之所命。故養以成之。是謂之尊也。養之道在問學。問學。卽學詩書禮樂之教。應上文禮儀威儀之



中庸解  
言問學而曰道。道導同。問學者所以導達德性。成其廣大高明也。卽上章道自道意致來也。廣大卽上章博厚也。問學以導德性而廣大者自然來至。而精微者亦盡焉。何者。禮至精微也。道中庸者能造于高明之極。而其所以導之者。中庸之德也。溫者。鄭玄曰。讀如燁。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禮其所故學也。溫故而知新者。謂由學而德益進矣。敦厚者。廣大也。德既廣大而不廢其學矣。皆言德性問學交相助。以應上章無疆之意。卽誠之之道也。朱熹以存心致知分釋其義。近似

實。夫子思之意不可從矣。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言學問之效也。卽上章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意亦以應時措之宜也。若索隱行怪。則反於此者也。蓋學問之效。不過若是。此所謂中庸之德也。言卽邦有道則危言也。默卽邦無道則言孫也。興。鄭玄曰。謂起在位也。引詩止以證其默足以容之義。而起下章之義。主意所在也。明哲以有容



言之無深義焉。

右第二十六章。上章言誠者。至於文王。既極其盛。故此更端以欲言孔子之事。先以聖人之道起而承之。以學至聖人之方也。一書皆以君子之道言之。而此獨以聖人之道言之者。其意蓋謂孔子學古聖人之道。以至聖人者也。老氏之徒。以孔子好學。故有以為非聖人者。故子思云。爾。後世遂謂學可以至聖人者。本乎此焉。古者無學。可以至聖人之說。亦不言聖人不可學。何則。生質若顏子者。可學以至。而不可強之於凡

人也。子思亦以謂孔子而已。後人弗察。其弊有不可勝道者。讀者審諸。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反倍也。今者謂當世也。古者謂文武也。朱註失反字之義。不可從矣。此上章明哲保身之反。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三代之禮異尚。不議者。謂不敢非議之。子夏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謂尊崇奉行。而不敢違之。是



中庸解  
不議也。不議則不改。作者不待言。甚重之辭也。度者。鄭玄曰。國家宮室及車輿也。蓋度。卽律度量衡之度。謂其丈尺也。文者。鄭玄曰。書名也。名謂字音。文謂字形。文而曰考。周禮外史達書名于四方。蓋外史之官考覈諸侯國所用文字。俾遵時王之制也。三代革命。制作禮樂。而制度考文二者。迺禮中大者。所以大一統也。故非天子不得改作也。軌。車轍也。兩輪相距之度同。則車轍同。國都道涂。宮室門庭。皆以容車多少爲廣狹之度。故曰車同軌。則國都宮室自在其中也。行同倫。倫。論通。謂禮所尚

同。則人所行得失。天下之論同也。禮其總。而度文其目。故下文行同倫在後。鄭玄註。禮所服行也。可以見已。朱熹誤以此三句爲三重。故解禮爲貴賤。親疏相接之體。解倫爲次序之體。殊不知非天子不議禮。豈特此乎。且此果爲三事。則何以不議禮在上。而行同倫在下乎。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玄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中庸解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徵朱註證也言說則夏禮既亡孔子止言其意耳  
言學則殷周之禮現存也杞夏後宋殷後此與論  
語文大同小異且徵字在論語爲文獻備而可以  
爲據意此則謂徵於庶民也故不足徵者謂時世  
既移民俗大變而其禮施諸民無教化之驗也觀  
於下文上焉者雖善無徵則有宋存焉亦互文言  
之宋亦不足徵也則與論語其旨實同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

信民弗從

重慎重也善謂德徵謂施於民有益尊謂位言王  
天下制禮樂以此三者慎重之而不敢輕制作則  
寡過失也鄭玄以三重爲三王之禮呂大臨以爲  
議禮制度考文皆迂回弗通矣藤原佐特以爲德  
位時三者爲得焉上焉者朱註謂時王以前如夏  
商也下焉者指孔子也

右第二十七章申上章爲下不倍意以明孔子  
雖不作禮樂不害亦爲聖人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君子之道。卽先王之道也。聖人之道也。先王之道。以一代言。聖人之道。泛指聖王制作禮樂者以言之。君子者。士大夫通稱。而孔子不得位。故子思稱其所傳孔子之道爲君子之道也。本諸身德也。徵諸庶民。謂施諸民有教化之驗也。朱註。以上雖善無徵。爲無所考驗。以此徵諸庶民。爲驗其所信從。二義不同。非矣。考者。稽古也。建者。如建竿建鼓之建。謂高揭此於天地之間也。三王往時也。故曰考。

天地見在也。故曰建。繆如刺繆之繆。謂不正合也。三王聖人也。故欲其正合。悖不順也。天地非人也。故聖人之於天地。奉順而不敢違。已不敢以天地之道爲人之道焉。專以天地之道爲人之道者。老氏之徒也。古人措辭之間。有所斟酌。可以見已質者。質問也。質諸鬼神。謂卜筮也。古人欲興一事。出一謀。必卜筮以問諸鬼神。而質其疑。所以奉天道而不敢違悖也。鬼神者。天地之心也。故質鬼神而無疑者。則必建諸天地而不悖。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考諸三王而不繆者。則必百世以俟聖人而



中庸解  
不惑。然此分言之者。考諸三王。建諸天地。以其全言之。不繆不悖。皆其道不繆不悖也。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以興一事。出一謀言之。是古所無者。故不可得而考諸三王。是以俟後世聖人也。無疑不惑。皆以其心言之。知鬼神之必允。知後世聖人之必從也。其實鬼神即天地之心。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下文止舉質鬼神俟聖人。可以見已。又按此言三王。而併論語諸書。鮮及湯者矣。豈湯者孔子之先世。而又為勝國之祖。故諱言之邪。益亦禮焉耳。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非本節良味天賦人之專矣。至公。卷二十六。早  
知天知人。見前第十八章也。中庸一篇。以天命之性發言。貫之以誠與誠之。而歸乎純亦不已。至德凝至道。終之以上天之載。其立言之旨。可味也夫。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即育聖小  
未本諸身。徵諸庶民。知天知人。此求諸宇宙之間。無適不合。故其效如此。動包其全言之。故曰道。言行可得而見之。故曰法。則有望。含下章聲名洋溢意。



不厭。含下章衣錦尚絅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射音亦。詩作斲。夙夜。黽勉詞。引詩以明有望不厭。是意。終譽。即有望也。無射。即不厭也。如此者。朱熹曰。指本諸身六事也。蚤有譽。暗指孔子。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徵字意。因以總結一篇之義。邈迤歸諸孔子也。蓋前諸章。自篇首皆無非本諸身知天知人之事矣。至於第二十六章。乃始言徵諸庶民之義。而至此總結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子思以孫而稱其祖之字。蓋古者人死而止諱其名。有諡則稱其諡。無諡則稱其字。如諸侯薨而復曰某甫復矣。此時始薨而未有諡。故雖諸侯亦止稱其字。可見稱字者尊之至也。古昔三皇所制作。不過於厚生利用之事。至於堯舜而後正德之道立焉。觀於舜典。詩言志。歌永言。則禮樂之教亦助於堯舜矣。故孔子動稱堯舜。遠祖其道也。述。謂增益之使光明也。堯舜之時。世樸民淳。其教有不備。故孔子祖堯舜而增益之。故曰祖述。文武者周先



王也。故孔子憲章之也。憲法也。謂遵其制度也。章明也。謂明其義以傳之也。律法也。鄭玄曰。襲因也。上法天時。下因水土。鄭玄謂孔子著春秋。編年四時具。律天時也。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因水土也。朱熹曰。法其自然之運。因其一定之理。此皆不得其解。強爲之說者也。蓋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是上法天時也。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是下因水土也。天有陰陽。以喻其所逢之時。水土異宜。以喻其所處之位。不爾。與前後諸章。殊無照應矣。此蓋古言。而子思引之。故與前後文不甚

相似焉耳。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辟。譬同。幬。亦覆也。或作燾。持載。以地言。覆幬以天言。謂廣大無所不包也。應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含下溥博淵泉之義。卽孟子所謂集大成也。錯迭也。辟如四時之錯行。二句。喻以天也。萬物並育。四句。喻以地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以地言。道並行而不相悖。以孔子言。大德小德。以孔子言。川流敦



化以地言。合六句。應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含下時出之之義。卽孟子所謂聖之時也。大德。仁也。小德。孝弟忠信禮義勇智之屬。敦化。謂地之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者。猶言孔子之德卽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右第二十九章。始言孔子之德。以證上至德凝至道以下之義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此亦謂孔子也。朱熹以容執敬別四者。爲仁義禮智之德。然仁義禮智始見於孟子。而孔子時莫有之。則未必子思言之。且義者所以應變也。則不容以有執言之矣。論語以利仁爲知者之事。則文理密察不足以語智矣。藤原佑以聰明睿智爲智。寬裕溫柔爲仁。發強剛毅爲勇。齊莊中正爲禮。文理密察爲義。甚爲允當。一篇之內。專言三達德。而禮義者人之大端。子思時議論當如此焉。祇聰明睿知爲知。似與論語知者利仁不合也。蓋子思以達德立言。自與孔子以成德言者不同矣。古以禮教



中。以樂教和。此以中正語禮者。不失古義。大非孟子以恭敬辭讓者比矣。至於文理密察爲義。則古謂詩書爲義之府。易曰。理於義。禮皆有義。此古來言義者皆若此焉。亦非孟子以羞惡爲義者比矣。溥博言其廣大也。淵泉言其深不窮盡也。謂備五者之德而時措之宜也。亦與上章同旨。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朱熹曰。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蓋發見當其可。故民莫不敬之信之說之也。見而民莫

不敬者。卽爲天下道也。言而民莫不信者。卽爲天下則也。行而民莫不說者。卽爲天下法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隊。墜同。古者祀聖人配天。禮也。子思乃贊孔子之德所及廣大如天。而謂其德如此。故古者以聖人之德爲配天矣。以言配天之實也。蓋子思之時。天下之人尊親孔子。旣已若此。觀於莊列諸書可見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此謂堯舜也。孔子學以成聖人之德。故以稱天下至聖。堯舜性之。故以稱天下至誠也。經綸。朱註。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大經者。謂禮之大者也。先王所以經綸天下者。禮而已。或以爲五倫。或以爲九經。二者皆禮盡之矣。外禮樂而語道。皆後世理學者流之說。不可從矣。禮者。所以合人倫而理之。其制度文爲。詳密具至。故以治絲比之也。天下之大本者。中庸之德

也。謂之立者。言立以爲教也。知天地之化育者。卽上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及贊天地之化育。同意。聖人能通之爲一。是之謂知。豈在知覺見聞之間也。蓋中庸一書。主誠。故夫婦之愚。可與知焉。及生知學知。困知及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之類。皆以不知而默契者爲知。讀者能識是意。則知之爲贊。不待辨說而明矣。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聖人之道。至堯舜而始立焉。故孔子刪書。始自唐



虞而上章曰祖述堯舜。是堯舜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其於前也無所倚賴。其於後也為吾道之祖。故曰夫焉有所倚。說者以為無所偏倚者非矣。肫肫者。鄭註讀如誨爾。肫肫之肫。肫肫懇誠貌。益形容其仁之至也。浩浩廣大貌。朱熹曰。肫肫以經綸言。淵淵以立本言。浩浩以知化言。其淵其天。與上章如天如淵同意。朱註非特如之而已。不知古文辭之失也。其字疑辭。如易其亡其亡之其。故其如義無深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者固有也。天德者誠也。謂堯舜之德也。達天德者。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德與堯舜為一。故曰達孔子固有聰明聖知之德。而又學以達堯舜之德。故能知而祖述之也。上曰唯天下至聖。又曰唯天下至誠。一唯字相應。故鄭玄曰。唯聖人能知聖人。可謂善識古文辭矣。上曰憲章文武。而此不言文武者。第二十六章言文王。第二十七章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承之。而以至德凝至道。言孔子則其義既明矣。故不須言已。

右第三十章言唯聖人知聖人以申祖述憲章



之義矣。孔子無位。無位者。止稱其德。故天下至  
聖語其德者。詳焉。堯舜爲人君。爲人君。止於仁。  
故止言仁。而不及其它焉。經綸立本。知化。亦以  
其事業言之。皆言各有當者。可見已。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  
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

上諸章於孔子極揄揚之盛。而嫌於華辯。故此又  
引詩言其謙恭之德。以示學焉者之方也。衣錦尚  
絀。衞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裝衣。裝。絀。同。禪衣也。  
尚加也。惡其文之著也者。古人釋詩之言。言君子  
務自謙恭。不欲暴其德。卽孔子溫良恭儉讓是也。  
然其德之盛。自然益彰。天下之人莫不尊親。如上  
章所謂是也。小人務暴其德者。如索隱行怪之類。  
而無實以繼之。則雖的然而日亡也。淡而不厭者。  
君子之交如水也。以其接人者言之。簡而文者。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以其發於言者言之。溫而理  
者。君子之德如美玉也。以其存乎已者言之。皆中  
庸之德行尚絀闇然者也。朱熹以此章爲下學立



中庸解  
心之始。殊不知聖人之德。卽擴充中庸之德。外此而豈別有聖人之德哉。原佐解爲得是矣。知遠以下。廼學焉者之方也。遠之近者。謂行遠必自邇也。風之自者。謂風化所本自也。微之顯者。謂誠之不可揜也。習以成性。則可以成德。故知誠之不可揜。則可與人德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承上文。引詩明微之顯也。不疚者。無瑕累也。無惡於志者。鄭玄曰。無損害於己志。蓋君子志在安天下。苟能成德於己。內無瑕累。則天下之大。亦可得而安焉。是無損害於己志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承上微之顯而言。君子之慎獨也。相視也。爾室者。非他人之室也。堂前而室後。爲最深奧。而人不到之處。尚近辭。屋漏者。西北隅。蓋以祭中雷之神于此焉。謂不愧于中雷之神。則其無人可知也。深明其容德。無所愧怍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



爭。

亦謂微之顯也。引詩。明不言而信意。奏詩作醜。進也。假格同。言感格於無言之中。則民化之。莫有爭亂之事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言勸威則進於敬信也。鈇。斧同。鉞。亦刑具。辟。君也。百辟。諸侯也。刑法也。言為諸侯所法者。在天子之德。而不在賞罰也。天子居崇高之位。而為天下具瞻。故稱君德為顯德。古之言也。非有深義。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篤恭者。至德之容。猶云舜恭己正南面也。言天下平。則又進於勸威也。自不動而敬。至於此。皆言至誠之化也。明德亦顯德也。不大。猶言不貴也。以與也。引皇矣詩。以明篤恭而天下平意。聲者。言也。色者。顏色也。言所以懷文王之德而不忘者。其德之至。不貴以言。色化民故也。輶。輕也。烝。民詩意。本言德至輕而易可舉行也。此借用以言至德之被民。



民不知覺。猶如毛之至輕。而人不覺其集于躬也。引此詩。而又言毛雖至輕。猶有物之可比倫矣。迺又引文王之詩。載事也。詩意本言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言。則人不能法之。故人儀刑文王矣。此借用而言至德之化民。民不知覺。猶如天道之無聲臭。不可得而識矣。皆上章至誠如神之意。子思言此以務德耳。

右第三十一章。上章贊美孔子之德。以極其盛。至此章。迺言中庸之德。微之顯之意。而以至誠之化終焉。

中庸解

物夫子著述書目記

國家興百有四十年。治平所化。詩書之道。洽乎海內。其間通儒豪傑之士。蠡出並作。各有所著。學術中興之盛。稱踰前古。然創闢綦塞者。芟鋤力微。鹵莽所遺。蕪穢未治。及乎累朝。文明益融。物夫子者出。乃以命世之器。馳宏覽之才。著作撰述。兼綜具有。即自經術文章。群儒所誨。以至雜家小數。凡所傳若干卷。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也。且卓識所開。學問之業。宇宙爲之一新。於是海內仰止。風靡影慕。苟挾書筴者。一望其旌題。相與歛衿。莫不祇敬之。曰是真先君子之



書也。因此貴尚之餘，乃又有姦巧以射利者，拾其唾餘，綴以為全物，甚乃至有造無根之言，假托夫子名者。欺者作之，昧者行之，涇渭混合，清濁難辨。喬嘗與護社之盟久矣，且臨夫子易簣時，親受著述傳貽之屬，乃與二三子，患其謬亂如此，相與以其平日所與聞，重討論之，定錄其書目，以防姦偽。有已刊者，有刊後自廢者，有秘而不傳者，有略構起端而未定者，有一時戲作者，各分辨記之如左。

辨道一卷

辨名二卷

論語徵十卷

大學解一卷

中庸解一卷

文集三十一卷

度量考二卷

絕句解三卷

答問書三卷

孫子國字解十三卷

右十部，既刊行者。

絕句解拾遺三卷

書目記



右夫子撰絕句解時。於稿中刪去者。夫子沒後。門人惜其遺落。而拾收刊行焉。

譯文筌蹄六卷

右夫子初年授門人。而令筆受者。雖既刊行焉。晚歲頗有毀廢之志。故棄而不用。後編未刊者。亦舉以火之。不藏于家。今世姦猾之徒。私刊後編。或更題目行之者。往往有之。皆所不用者。

諷園隨筆五卷

右夫子中歲之作。至于晚歲。亦毀廢不用。

文罨一卷

右初年所作。前已焚毀。

吳子國字解五卷

讀荀子四卷

讀韓非子三卷

讀呂氏四卷

古文矩一卷

明二直隸十三省考定圖一帖

右六部。中歲作未成者。或起端而不竟者。必當俟刪定。然後視人者也。

唐後詩十集七卷



右半已刊行。餘乃本未成。

四家雋六卷

右評未全備

明律國字解三十七卷

右晚年作。唯為律語多難讀而作解。以藏于家而已。既而夫子曰。法律之政。非先王以德禮之本。今天下依封建之制。則同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若依此為律易解。人輒用之。則害於其政。當秘而不視爾。乃與盟者八人。特得睹耳。餘雖同社。不許輒視。

樂制篇一卷

樂律考一卷

鈴錄二十卷 附三卷

下右三部。亦頗秘。不許刊行者。

琉球聘使記一卷

幽蘭譜抄一卷

琴學大意抄一卷

文變一卷

韻槩一卷

滿文考一卷



葬禮畧一卷

詩題苑三卷

南留別志五卷

廣象碁譜一卷

右十部。一時戲作。亦小而辨物爾。不必當弘行者。以上凡三十六部。百九十一卷。

不見以上目中者。皆非真也。惟後進君子有取裁焉。世固多姦偽。或有盜藏而私寫者。至深秘焉。益為韞匱而藏諸。以待高價。然魚魯失真。一同棄物。有學識者。自知其不可用。寶曆癸酉之春。服元喬謹記。

辨道辨名

徂徠先生著

論語徵

同上

絕句解

同上

同拾遺

同上

詩集

同上

文集

同上

尺牘

同上

孫子國字解

同上

同上

唐後詩

徂徠先生選定五言律

天狗說

徂徠先生書

詩筌

爽鳩先生輯

四先生文範

獻吉于鱗元美道昆南郭先生閱熊耳先生考訂

左傳系譜

一冊

蓮社傳

文徵明

篆林捷徑

一冊

禪林役牌

廣澤石摺

楷書法帖

同上

竹樓記

同上

行書十字文

同上

庭訓往來

馬場春水書

新古今序

同上

老子古註

王弼注

絕句解拾遺點附

全

古文矩

附文變

東都

書林

同善本新



